

# 剑魂录

卧龙生著  
下



# 血 人 美 染 剑

卧龙生 著

下 册

甘肃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              |         |
|-------|--------------|---------|
| 第十五章  | 豪侠二娇乐融融····· | ( 267 ) |
| 第十六章  | 俏佳人落难狼群····· | ( 295 ) |
| 第十七章  | 俊姜文涉险寻情····· | ( 320 ) |
| 第十八章  | 群豪聚议除排教····· | ( 338 ) |
| 第十九章  | 冤冤相报雪加霜····· | ( 356 ) |
| 第二十章  | 群豪轮番战梟雄····· | ( 383 ) |
| 第二十一章 | 苦果长眉双出山····· | ( 402 ) |
| 第二十二章 | 祸起衡山群魔舞····· | ( 423 ) |
| 第二十三章 | 叛门杀师逞淫威····· | ( 451 ) |
| 第二十四章 | 仇怨化解情更浓····· | ( 468 ) |
| 第二十五章 | 除恶扬善武林兴····· | ( 495 ) |

龙雷身后已然大变。

原来，那赤发麻面矮胖老者乃是五行教火灵堂堂主王春阳，一手“火灵神弹”，威力不减衡山派火神君林义那手“火神弹”。

只是，平日王春阳自恃掌力绝伦，殊少敌手，“火灵神弹”轻易不用，偶尔发用，也均是在对头之所，或是旷野之地。

今日，被龙雷突如其来地破了“五行阵法”，将他逼出阵外。

而且，龙雷剑招疾厉，攻势无寿，王春阳在急切间只顾自救，遑及其他，遂将“火灵神弹”发出。

那知龙雷轻功绝高，使出武林罕见的“斗换星移”身法，半步间让过了“火灵神弹”。

这“火灵神”经直射向龙雷身后大厅的窗棂上，立时烈火旺起，散焰四浅。

大厅中的五行教众，虽多是高手，立时纷纷跃避，仍有几人被那毒焰所伤，滚翻在地，哀号嘶鸣，扭曲趋毙。

这烈火蔓延极快，顷刻间，半壁厅窗已燃着一半，火光通明，厅中大亮。

此时，“五行阵法”已破，芙蓉燕彩红大展娇威，工布剑宛如天外游龙，寒光四溢，吴忌、狼啸天两个高手被迫得尽向后退。

燕姑娘也较昔日更为精进，太阿剑挟风雷之势，经扫碧眼回人与那灰发长人，五行教这两大高手也为之辟易，无反攻之力。

龙雷制服了那赤发麻面的王春阳之后，陡然转过身，查看一切。

陶、昆二女俱占上风，他暂不顾。

黑衣蒙面人与千面魔君，已然是到生死即判的程度。

千面魔君双眼火红，须眉俱张，一脸狰狞之相。双臂复又高展，十指再张，宛然是一个择肥待噬的恶魔之状，凶残可怪。

黑衣蒙面人双臂低垂，身形纹丝不动，面上表情为面罩所遮，无法查窥，但自小洞露出的双眼，也是凶光毕露，狰狞惧人。

一双手掌，遍布白毛，此时钩张如虎爪，显得狞恶，令人望之不寒而栗。

龙雷一望两人这等神态，便知这两大魔头都已激动真火，要以毕生功力做最后的生死一搏。

这等武林高手力拼，往往是同归于尽，是以非有深仇大恨，素来都避免出此一途。

此两个绝代魔头竟罔顾一切地，要付诸一拼，其乖张、杰傲的枭雄本色，毕露无余。

龙雷虽然一向宅心仁厚，也並不出手阻止。

他心中念道：“这两个魔头，一个是领袖江湖上空高残暴、狠毒的邪教之尊，一个是二十余年便以凶残闻名，武林视为公敌的恶魔。

这等枭雄，除之犹恐不及，焉能再予解救！”

龙雷竟也袖手旁观。

黑衣蒙面人与那千面魔君，凝神怒目相视仅只一刻，两

人几在同时跃起，相向疾扑。

两人相距尚有尺许，便被双方那股奇大的扫击之力，震向相反两方。

那股巨大的冲撞力，震汤得大厅地面巨撼，石柱晃动，一边那被“火灵神弹”焚得半毁的窗门墙壁，在这一震之下，“哗啦啦”倒塌向外。

千面魔君在一震之刻，狂号一声，倒撞向未焚的厅壁那面，身躯将窗棂撞碎数扇，又倒翻向下，仰面栽于地上。

黑衣蒙面人也闷哼一声，被撞向“火灵神弹”所炽的那火海中去。

他虽然受创甚巨，仍然奋余勇，从半空中划了一道市线，重又扑向厅中。

吴、奚、碧、灰、赤五大高手，也在两魔头力拼受创之刻，惊骇地甩了陶、昆二女，迎扑过来。

黑衣蒙面人重创之余，仍未将五大高手放在心上，双臂骤挥，五大高手便被迫开，碧眼回人与那灰发长人且已受伤栽倒。

他却半扑向仰躺在地上的千面魔君，而是掠入厅中一角拥聚一起的五行教人群中。

那夥人，本也都是五行教的硬手，但在黑衣蒙面人爪下，犹如无物。

被他虎爪轻扫，已有七八个人东倒西仆，重伤跌地，他却经向人丛中救人两个人来。

那两人乃是陇山二魔笑面鼠刘章与铁臂狻猊邓同。

按说陇山二魔原也算绿林道上豪强之徒，武功出众，但

在黑衣蒙面人爪中，宛如被兀鹰所攫的乳雄，连挣扎都动不得。

黑衣蒙面人双爪各抓了一个巨大的汉子，只像捉着两卷轻便铺盖，凄啸一声，腾身而起，向那倒塌的厅壁那边的火海纵去。

龙雷心有不甘，蓦然疾扑而上，伸手抓向那黑衣蒙面人的面部，要一窥独爪虎独阳高的真面目。

黑衣蒙面人急切间挪不出手，龙雷身法极快，他也闪避不得，竟被龙雷将他脸上那块黑布面罩立时扯下。

龙雷就火光前，凝目一望，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道：“是你！”

仅在龙雷出乎意外地错愕之间，黑衣蒙面人已从火海之上，抓着陇山二魔，飞身逝去。

丈许高的烈焰，对他毫无阻难。

厅中余人，谁也未能及得窥那黑衣蒙面人一眼。

龙雷迷惘地望着黑衣蒙面人逸去，再缓徐地回转身来，满面惶惑不解的神态。

彩红与昆燕已同时扑奔过去，一左一右齐声娇呼：“龙哥哥！”

二女又相视一笑，了无妒意，原来八年的思恋，及一朝的同患难，使二女消除了嫉视。

龙雷左顾右盼地，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憨然一笑。

那边五大高手受伤有二，另三个已齐聚在千面魔君之前，齐声呼唤：“教主！”

燕姑娘猛然想起，“叟”地一下纵落上前，

龙雷与彩红忙跟随而上。

吴、奚、赤三大高手齐欲阻挡，怎当这三人的锐气，早被冲开。

燕姑娘织手向下战指着仰躺地上的千面魔君，喝问：“老魔头，你将我爹爹送往那里去了？”

千面魔君面如白纸，血色全失，目光滞呆，气若游丝，原已是奄奄待毙之状。

燕姑娘一现眼前，千面魔君目中突发异光彩，似是拼尽余力，挽回片刻精神，或许是回光返照之故，竟给他迸出话来。

一声：“燕儿……”

这声音，燕姑娘如何不熟悉，登时花容失色，满面惊恐疑惶之色，吃吃道：“你是……你是爹爹！不……不……你不是！”

千面魔君煞白色的面上现出愧疚，却仍然道：“燕儿，你冷静下来，听我说……”

燕姑娘不由自主跪下一腿，垂首倾听。

龙雷、彩红与吴忌、奚啸天、王春阳也都惊诧地环立四周，望着听着。

其余五行教幸存之众，不敢近前，远远张望，等待究竟。

厅中半边已被“火神弹”焚毁，火势且已向此边蔓延，这干人却已被眼前的异常变化所吸引，对火势置之不顾。

千面魔君勉强挣扎地吐出细微的语音：“燕儿，我昔年与你母失和之后，便专心炼丹养气之术，原疑修真归琼，达

成半仙之境，惜乎所习不是道家正宗，而是旁门左道之术。

后来误服一种藏边毒草，几乎麻痹心智，陷入颠狂，幸而我已修持多年，强以内力克制自疗，却仍变得性格分裂成为二重。

一年两半，一半时季，仍是平常的真我，心地慈爱和祥，爱汝至深，另一半时刻却乖汨狂暴，心肠变得毒蛇蝎，满腹阴谋与野心。

你娘发觉此点，便要带你离我而去，经我苦苦相求，才许你在我半年心地平和期中，来山庄与我共处，另半年，她自加监护，免你受害。

每值另半年癫狂期中，我便巡游在外，做了不少伤天害理之事。最初，尚是独闯独行，后来野心大炽，逐纠合了一批武林不逞之客，合组了这恶迹昭彰的五行教，横行西北。

我的内功、剑术、轻功、暗器原即精绝，在武林中俱属上选，自习练旁门左道之术，更有精进，自认普天之下，无我敌手。

但我仍不愿以本来面目示人，经常变换装束与面容，令人莫知究竟，只以左手金、木、水、火、土五色指环代表身分。

五行教是我一手促成，所收纳者多是武林枭雄，高手甚多，但多为心狠手辣之辈，再加我于狂暴期中领导，自然更倒行逆施。

每当我平和之期时，虽想解除五行教，偏那时功力

缩，平一己之力，难以如愿。而且那段时刻，内心懦怯，无此雄心与魄力。

不过，虽在狂暴期中，我仍能辨识亲人，是以每一见到你，袒护之心油然而生，并且，爱屋及乌，对龙雷亦无恶意。

昔年，我曾化为游方相士东皋散人，欲游说两人投入五行教，因见话锋不对，欲言又止，才留言向你二人示警。

我並因欲拉拢你两人入教，曾屡次乔装做龙雷，劫袭衡山派，想藉龙雷与衡山派之误会，相机拉拢，都因为他意志坚定，未有所成。

一度，我且曾夜劫彩虹姑娘，一则要激衡山派北上，为吴忌及陕北五雄雪恨。再则，我已知她是燕儿的情敌，想要为你除一障碍，却被前辈奇人长眉公中途劫留。

鱼河堡之役，我本可一举残消衡山派全体，只因恐招你与龙雷的反感，才放手任他们归去，欲向龙雷卖放人情，以便笼络。

怎奈我徒劳无功，龙雷不知因何与你反目，一别八载。

近日，风闻独爪虎濮阳高老魔现人间，我自恃绝艺盖世无双，存心与他一较短长。后他为追索陇山二魔，连连屠杀我水灵、木灵两堂全体教下弟子，我恐鱼河堡事先不备，也为所乘，遂带领奚啸天及王春阳，日夜兼程赶到，要将濮阳老魔残于此。

适才，我以多年苦炼“天焉五雷真气”与他相拼，不料他已炼得道家上玄功，比我更高。

双方真气一抵，我立即伤病心脉，生机已断十之八九，仅存一息而已，幸我尚能以多年左道异功，苟延一刻，而得向你倾诉真情。

吐阳老魔虽已练成无上玄功，可怪的是其中竟也含有几分邪道，是以尚未臻精纯化境，也被我“天煞五雷真气”震伤，看来不死也要残废，想来不至再为害人间，我死可瞑目了。

燕儿，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父一生，虽然因后半世误入左道，为恶多端，但亦系毒草之祸，而今一死或可减去罪行，希望你尚有父女之情，仍认我为父，莫让我含恨于九泉之下。”

燕姑娘悲不可抑，泪如泉涌，匍伏千面魔君昆乔身上，凄呼道：“爹爹！”

龙、陶二人，亦是凄仓不尽，连那吴、奚、王三个枭雄，也不禁动容。

千面魔君昆乔续道：“五行教已龙损甚深，而今随我之死，必将瓦解。教下诸人，亦非穷凶恶极之辈，尔等不可不教而释，得宽容时且留几分仁心。

龙雷英才盖世，宅心仁厚，能与燕儿及陶姑娘三英联姻，则我无憾矣！尚望你三人一心一志，好自为之，武林中将放异彩。”

千面魔君话说至此，已是力尽气竭，虽仍有满腹哀曲，已无法倾吐。

喉际格格作响，已然更住，眼泛鱼白色，面色渐成了死灰。

龙雷与彩红已知不妙，齐声一呼：“昆老伯！”

燕姑娘惊醒，抬头看，千面魔君已然头倾一旁，瞪目而逝这一代枭雄，临终前却满面和祥，微露笑意，那里还像个残暴无伦的魔王。

燕姑娘一声凄号：“爹爹全身扑在尸上”悲戚地痛哭。

吴忌、奚啸天、王春阳三人见火势已扩大，即将卷向此处，便一齐腾身纵走。

烈火此刻已沿大厅烧遍，龙、陶、昆已身陷火海之中，燕姑娘兀自抚尸痛哭。

龙雷与彩红二人想将燕姑娘及千面魔君的尸身一起拖走，却已不及。

两人无奈，只得将燕姑娘左右一架，从火海上飞身跃出。

恰在三人堪堪纵出厅外之刻，大厅上的顶盖“轰然”一声倒塌下来，千面魔君的尸身与厅中死伤的五行教徒，连同那原被黑衣蒙面人击倒而未卜生死的碧眼回人与灰发长人都葬于火窟之中。

燕姑娘已伤动得晕绝过去，龙、陶二人只得架着她往鱼河堡外闯出。

此时全堡之中，已无活人，想是都已逃避。

但自大厅直至堡外，一路上东仆西倒，都是死尸，一个个仍和岐山许平山庄与同官水庄的死者一样，头上有虎爪的棚痕。

想来，那黑衣蒙面人扑入大厅之前，先已悄没声息地将厅外的五行教徒屠戮殆尽，真是凶狠残忍之极。

三人扑奔堡外，依稀尚望见在前奔逃的五行教众。

龙、陶二人那还有心收拾这些亡命之徒，只顾扶夜着燕姑娘越平原疾走。

一口气疾行了十数里，回转过头来，遥望鱼河堡，火光烛天，尽没人烈焰中。

燕姑娘这时才稍稍苏醒，哀戚不已。

龙、陶二人忙好言相慰，一路将三人的马匹唤回，跨上良驹，向南驰去。

龙雷和彩红一商议，此时不能将燕姑娘送回岐山山庄，她回家后势必观景伤情，倍增悲痛。莫若陪她一路南下到蜀中龙家，沿路闭游散心，待她心情转好，再送她往华山母亲翻云灵燕处。

于是，三人并骑南下，一路上彩红与燕姑娘相处融洽。

龙雷看在眼里，心中欢喜，首途之后，路经大巴山区，龙雷与彩红想起昔日并恋双骑，浓情蜜意之时，不禁四目相交，会心地一笑。

燕姑娘经一月恢复，心情又回天真。见龙哥哥与红姊姊眉来目去，不禁犯疑，娇真道：“你们两个在做什么？眉来眼去地，好不亲热！”

彩红羞红地一笑，又反唇相识道：“燕妹妹，到了今天，你还要然酸吃醋！”

燕姑娘也差了不依，要动手去呵红姊姊痒处，红姑娘纵马一闪，两人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相与追逐。

突然，龙雷一声异样的惊呼：“你们看！那是什么？”

燕姑娘与红姑娘顺龙雷手指方向望去，也失声惊呼，原来那前面树林最高的枝梢上吊挂着两个裸光的残缺尸体。

## 第十五章 豪侠二娇乐融融

三人纵马到树林下，仔细望上去。

那两个尸体，支离分裂，双手双足似被撕裂下去，仅存一线皮肉，伶仃地与躯体纵连，却是东西晃荡，像是折散的断枝在树梢上摇曳。

两个原是男尸，都惨被宫刑，胸孔似被虎爪撕开，五脏零乱地拖挂在外。

面上、耳朵、眼珠都削挖下去，皮色尚鲜，似毙命未久。

面容狰狞扭曲，像是生前备赏极度痛苦。看来那削手足、宫刑、挖目、削耳鼻、撕裂胸膛几项残刑，都是活生生地加施这二人之身。

真是一幅狠毒而惨绝人寰的辣手残酷之举，看来又是那黑衣蒙面人所为。

龙雷从那惨死二人的身材、形缘辨识，断定便是在鱼河堡被黑衣蒙面人掳走的陇山二魔笑面鼠刘章和铁臂猿狍邓同。

龙雷虽知陇山二魔也是江湖上无恶不作的败类，但对此暴行，仍难容忍，狂怒地绕林搜索，要向那黑衣蒙面人问罪。

燕、红二位姑娘只得随后紧跟，却看他突然在一个土堆

的坟墓前下了马。

二女也紧跟上前，下马看视。

那土坟至少已是近十年前所埋的，一块粗石，上面用金属拙劣地刻划着：“亡妻申芳姑之墓”，下面刻着“何鹏誓复此仇”。

坟前竟附着那陇山二魔的耳朵、鼻头、心脏是那宫刑之余的阳具。

彩虹姑娘见了那字，惊呼道：“何鹏！是他！”

龙雷道：“是他，断魂暴前他并没死，这些年来他也没死，鱼河堡的黑衣蒙面人就是他，武林风传再现人间的独爪虎也是他，而不是濮阳高本人！”

顿了一顿，又道：“这样看来，那可怜的盲姑娘必是遭了陇山二魔毒手，何鹏多年来蓄志复仇，才有三屠五行教之举，但为向两个人复仇，竟用残酷手法屠杀那许多人，实在太过了！”

更令人不解的是，何鹏原是残废无望之身，怎能练到如此高的武功，又怎会和独赤虎濮阳高老魔一般手法，又是一样地凶残？”

陶、昆二姑娘见他一人自言自语了半晌，益发不解，争问究竟？

龙雷遂将昔日永绥镇义救何鹏与申芳姑之事，追述了一遍。

彩虹这才恍然道：“原来何鹏竟尚在人间，只是我那王芳师姊已葬身崖底，尸骨无存了！”

她又把昔日何鹏与花仙子王芳的一段孽缘，及美髯客赵

逮的顽固恁徒经过，告知龙、昆二人。

三人追怀往事，不胜感慨，益发觉得眼前三人自在相聚之可贵，遂沿途南下，抵达巴县龙府。

燕、红两位姑娘与龙少侠，虽已相恋八载，却都是第一次正式进入龙家。

燕姑娘虽曾来了一次，却是夜间，行色匆匆。

秦生一见平添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高兴非凡，整日地在二女之前斯魔。

当晚，龙雷与彩红、昆燕三人在庭院中设焚香，对天盟誓，互订终身，只待二女返家后，龙雷再延请尊辈，往二女家中请床。

陶、昆二姑娘在龙府盘桓了几日，虽仍恋恋不舍，但以礼俗所限，且相聚有日，便由龙雷伴同，先送燕姑娘返回华山省母，再送红姑娘返回汉中府。

未久，龙雷便央请德隆望重的知名之士，向翻云灵燕史慧文及陶一清提亲说媒。

陶、昆二女早已向父母说知心事，陶一清夫妇早对龙雷极为属意。翻云灵燕史慧文想起当年与蜀中龙一段旧情，对龙、燕二人的姻缘自然称意，而且龙泉、太阿复合亦是她私心中的夙愿，所以陶、昆二女的尊长前，毫无阻难。

燕姑娘虽然新遭父丧，但翻云灵燕史慧文与昆乔恩情早断，且恐燕姑娘遭此打击，心绪尤闷，反促她早日与龙雷成床。

倒是彩红姑娘的婚事，尚须徵得衡山派师尊的同意。

彩红为了此事，亲身返衡山一行。

衡山四豪昔日与龙雷的误会，至今概已冰嘿，说来龙雷尚可算有大恩于衡山派。

阴阳剑吕玉与判命书生白飞极表赞成，美髯客赵逵自经花仙子王芳与玉雕何鹏一场惨剧后，对弟子辈的婚事已不深过问。

且他听说何鹏重现人间，功力惊人，连五行教教主千面魔君都丧在他手，心惧何鹏前来复仇，也愿能结纳龙雷，以为他日的援手。

美满良缘终于完成。花烛之日，贺客盈门，翻云灵燕史慧文与陶一清自然亲临主持，衡山四豪也翩然位止，参观盛礼。

武林朋友，未经延请，慕名而来者，不知几许。床后数月，江湖上尚娓娓乐道当日之盛况。

龙雷并得二娇妻，如鱼得水，三人同课秦生，日有精进。

这里且回头补叙那陷入黑暗地窟中，遭独爪虎濮阳高老魔困辱的何鹏的一番经历。

何鹏为了要学练玄功，恢复伤残之体，再练绝世武功，为王芳及申芳姑复仇。

逐在地窟中以无比的坚忍力，承受独爪虎濮阳高的暴力的酷残，整日以地鼠之肉充饥，地泉之水解渴，却每隔半月供独爪虎吮血一次。

他仍柔顺恭谨地服侍濮阳高，一过两载，始终如一。

连这残暴绝伦的老魔，也微有感动。

一日，濮阳高老魔于吮血后快意之余，面对孱弱仰躺在